

思旋天地

穩中求進 共同努力

時屆雞年歲末，隆冬時分，北望神州，白雪皚皚，寒氣迫人。而在南方的香港，天氣也凍得很，只有單位數的攝氏溫度。朝晚寒風細雨撲面而來，實在不好受。再過數天便到立春了，希望天氣會回暖，寒流不再來，流感離開我們。期望大家都身體健康。

雖然寒氣迫人，可是傳來的消息令人振奮。去年香港外匯基金投資收入2,520億，升了兩倍多。外匯基金回報有百分之七，庫房進賬竟有235億之多，本港七百萬人收穫不菲。其實，去年全球各地經濟復甦，無論在股市、匯市及樓市都很活躍有波幅。掌舵人如果拿捏得準，當然投資收入必多。反之運氣差者，投資可能頭頭碰黑，慘哉，慘哉！

幸而，香港外匯基金掌舵人金融管理當局手氣順，為港人賺大錢。港人感恩不已，但是私底下一定懇切希望還富於民，令人人都能分享繁榮的成果。

當然，香港經濟有長足的進步，尤其在金融發展及製造服務業等令世界所羨慕，有賴於背靠祖國，常得到祖國施予優惠政策而獲紅利。國家主席習近平之愛將劉鶴先生在國際論壇上發言，強調中國經濟開放改革向好趨勢不變。城市化等潛能巨大，中國將繼續開放金融、製造服務業，研降外商在華限制，令各國都能得益。劉鶴坦言要攻堅脫

貧，治理污染，化解重大風險。劉鶴承認金融風險突出，將堅持穩中求進，和平發展。2018年中國開放舉措或超國際預期。

觀望世界各國，尤其是美國金融市場，不要低估風險。尤其是虛擬貨幣搞搞震，隨時會有突發事件，而引起金融大風暴也未可知。各國監管機構已在檢討嚴謹防備風險政策。

執筆之時美國聯儲局主席耶倫在任內最後一次議息。世界投資者都紛紛在揣測，她究竟會放鷹或放鴿。不過，我認為她已是臨別秋波，無論是鴿是鷹，看來對金融市場影響也不會太大。大家必將聚焦在美國總統特朗普將發表的國情咨文。雖然特朗普是商人出身，理應在商言商，然而特朗普是一位政治家，他必然會用有所詭異手段令世界矚目，以爭取話語權。

另一方面，大家都憂慮美國將施行保護主義，尤其對中美貿易收緊，「輸打贏要」，以為會令中國屈服。其實要知道，今時今日的中國無論在經濟上、軍事上、外交上，都是世界強國。在習近平主席領導下，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，繼續加強開放舉措，共同努力，互補互利，中國一定勝！

受美國股市大跌所影響，香港在1月份期指結算日時，也因此而單日下跌數百點，作了遲來的整固回調。不過這也好，看來這是牛市健康的整固，咁一咁氣，邁步再前行，迎接狗年的到來。

方寸不亂

我杯茶

剛剛看完了無線電視的《溥心風暴3》，對夏雨所飾演的奶茶王角色印象深刻，沖茶左拉右拉功架十足。

此刻朋友邀約前往去奶茶王羅德師傅主理的專門店「我杯茶」飲番杯，當欣然赴會，為一嗜茶王的這杯茶。

港式奶茶是我的至愛，近年真是很難品嚐到傳統味道。通常在茶餐廳奉送的餐後茶，奶茶只是配角。多時候，茶餐廳的餐後茶都成了餐前茶，食物未上奶茶卻先上，於是被迫空着肚子飲奶茶，有時候奶茶有調味，有時候又不夠熱，對於所謂送的一杯茶，也很難有所要求了。

羅師傅曾獲得2010年港式奶茶國際比賽冠軍，及後在2011年金鴛鴦比賽中同樣奪魁。挾着金茶王之名，冠軍奶茶的味道是怎樣的？在羅德師傅的「我杯茶」，奶茶有了新位置，配角成了主角，以奶茶為主，食物為配角，妹仔做了主人婆。

奶茶在舌尖回轉，茶香奶香是另一番境界。說來難過，飲了幾十年港式奶茶，只能在今天品嚐中找到回憶

的味道。一杯茶味濃郁，甘香純滑的港式奶茶，首要選取多種優質茶葉，並按不同比例加以拼配，基於不同生產地，不同年份，不同季節，茶葉拼配十分講究，每位奶茶王都有自己的秘方，再加以掌控烹煮的熱度，經過絲襪反覆隔濾，茶奶互撞恰到好處，才拼出一杯優質奶茶。

老馮馮志堅說，他們面向的客人是年輕人，並不是飲了幾十年奶茶的傳統茶客。年輕人花費不多，也想吃得好東西，他們站着也可品嚐奶茶，突破傳統模式。

而港式絲襪奶茶，以其傳統獨特的沖泡技藝，早前被列入香港的非物質文化遺產，是應該一代一代傳承下去的。弘揚香港美食文化，傳承港人創業情懷，就是他們的宗旨和願景，不單在香港，期望在中華大地，甚至世界角落，華人都能找到這杯茶。

馮志堅曾經是知名的銀行家，推動本港的黃金業發展，又當過立法會議員，在金融圈有極廣的人脈。金融老將夥拍金茶王，兩金聯手，有視野，有實力，打造一杯金奶茶，含金量極高，值得追求。

書聲蘭語

余光中與我的詩緣

我的少年時代，看了大量的文藝書籍，我喜歡閱讀報紙的副刊，它成為我主要的精神食糧。中國時報的《人間》、聯合報的《淡水河》與中央日報的副刊，都是我的至愛。

認識余光中，要從報紙的副刊說起，我喜歡看他的新詩和散文，他的詩文滲透出的意境，可以反覆咀嚼三五回，仍縈繞心間，久久不散。那個時候，我在台灣，他在香港。1985年我來了香港，他回到台灣。

1999年我出版第一本詩集《放飛月亮》，我請他幫我題書名，他欣然同意。從此，也開展了我與他的交往，因而也與余師母建立了良好的關係。甚至，余千金到香港某大學任教，也囑我代為照顧。

有人稱他為「詩壇祭酒」、「中華民族詩人」，但是，他的翻譯文學功底也相當精湛，可稱為翻譯界翹楚，他翻譯的作品極廣，包括詩歌、散文、戲曲。十多年前，王爾德的《不可見戲》話劇在香港文化中心演出，由於是余老師翻譯作品，主辦機構邀請他從台灣來香港看演出，而他邀請了我與外子一起欣賞。那些年，我們的互動挺多，我陪他到太平山頂看風景，也陪他到尖沙咀岸邊看日落。他告訴我，在上世紀70年代底，曾經看過有俄文字的一艘大船，停泊在尖沙咀岸邊，（他在金陵大學，讀過一年俄文）。

余光中是上天上的文曲星宿，相信大家都同意，但是，比較少人知道他的口才也非常的好！凡是聽過他演講的，都同意這個說法！談諧幽默，旁徵博引，經常令人哄堂大笑，可說是沒有半分冷場。

有一次，我發現內地出版他的詩集朗誦CD，而余老師本人並不知情，透過莊仲希律師的協助，拿到了版權，他說，拿到了這筆錢，想買張船票，從廈門到香港。因為他當年離開大陸就是從廈門坐船到香港，然後轉轉到台灣。

余光中祖籍福建，南京出生，因其母余太夫人是武進人，他在武進成長，所以，他自稱「江南人」，而筆者正是祖籍武進，也可自稱，江南人了。余光中夫人范我存是他的親表妹，他們是逃難到重慶的時候相戀的，所以，他們兩人經常用重慶話交談。

梁實秋說：「余光中右手寫詩，左手寫文，成就之高一時無兩。」余光中是站在中華民族歷史的高度寫詩，他去後有某些黨派，對他的政治批評是極之不公允的。他是中華文化的精魂，永恆不滅文曲星宿，正是這個主題，我寫他的專訪稿，曾被《參考消息》轉載。



■余光中題《放飛月亮》詩集書名。 作者提供

翠袖

普通話

朋友傳來短片，華爾街金融巨子羅傑斯幾個女兒，都說得一口流利普通話，而且還喜歡中國文化，小女兒愛吃水餃小籠包，大女兒還寫得一手漂亮毛筆字；連同月前特朗普七歲小孫女唸唐詩，就算兩個老頭子為討好中國故意安排小女孩做Show，又有什麼不妥？

正如短片中羅傑斯所說，十九、二十世紀是英美天下，廿一世紀就是中國的天下了，要跟中國做朋友打交道，就得學好中文和普通話，這才是高瞻遠矚者抱有國際視野坦率的心聲。

看中文打字那麼方便，外國人普通話說得那麼流利，中國文化接軌國際就絕對難不過英文了，今日全面做不到，只要憑新一代的努力，明天就一定做得到。

大學裡頭聽到普通話，有人擔心粵語消失，可就神經過敏，粵語真要消失，早在港英時代學府中滿口英語期間就消失了，如今粵語不但沒有消失，而且更加氣勢如虹，不同公私營機構宣傳海報和商品廣告都用到那麼多「乜嘢咩啫」粵詞粵字，這現象便從未有過。

別說幾千萬人的母語廣東話，其他人人口更少的方言，就算到了普通話成為潮流的一天，肯定也會

同時存在。正如英文普遍到作為國際語言，其他西方國家的母語也不會因此而消滅；同一理由，當西方國家認為普通話如羅傑斯所說是與中國溝通最方便的橋樑，推廣普通話便是大勢所趨。

我們這些粵語人，只要視普通話像英語一樣為學問的一部分，就無必要自我困擾了，以為粵語從此會消失，何況每種語言都有不同的語趣，多學一種便多一種精神生活調味，粵語的「細蚊仔」跟普通話的「小屁孩」，加在一起多富南北情趣！

強調粵語九聲之美之餘，不妨同時欣賞普通話四聲的清簡，就因為清簡而普通，西方人學起來容易上口，中西文化交流方便，才促進外國人更加深入了解認識中國。



■羅傑斯長女書法多秀麗（短片攝圖）。 作者提供

獨家風景

擁抱普通話

有大學生因為普通話豁免試不合格而跟大學職員理論，過程中爆粗，惹來一陣批評，再次引起人們對學習普通話的熱議。

前幾年，有人暗搞「去中國化」（或「去大陸化」），又妖魔化「普教中」，令有些入世未深的青少年抗拒學習普通話。

我生長在南方小城，日常說話是當地方言，但老師上課講的是普通話，所以，人們的普通話都帶點當地的口音。小時候，為了學說標準普通話，我常跟着電台播音員讀新聞。

記得讀初中時，因為在學校寄宿，閒時無聊，當時也沒什麼娛樂，為了學好普通話，我和同宿同學看了當時流行的一部電影《大江偵察記》，一看十三遍。兩個人還約好，互相分工，把全部電影台詞都背熟了，晚上睡覺前，就在床上學着電影人物的語氣和腔調，唸對白，重演沒有場景的劇情。

電影中有一個鏡頭，由陳述扮演的反派人物——國民黨情報處處長，在路上巧遇喬裝成國軍的八路軍連長，他一副威風凜凜的姿勢、目不轉睛地向對方問話：「你們的師長叫什麼姓什麼……參謀長呢……兵營長……」步步進逼。

陳述也因此片成名，成為獨當一面的反派角色扮演者，我的普通話則因為這電影對白（後來也跟着央視新聞聯播節目學習）大有改善。十多年前在上海工作時，常跟品牌公關聯絡，其中有位北京星級酒店公關總監有次來上海出差，我們相約見面，才知原來是香港舊相識。因為之前只以英文名互相稱呼，彼此普通話也都說得比較地道。

但她是土生土長香港人，當時在北京工作才四年，就是跟着央視新聞聯播節目學得標準普通話，閒聊中還帶點京腔，乍聽以為是北京姑娘呢。

其實，有機會多學一門外語或一種方言，絕對是好事，也是傍身之技，對工作、對交友更有便利。現在，東南亞國家乃至歐美的華人都能說流利的普通話（當地人叫華語），鄰近內地的香港人不懂普通話，或是說得不好，絕對不是光彩的事。

弔詭的是，在教育界努力推廣普通話時，我們的媒體用語卻日益方言化或網絡化，雖然看起來有些親切感，但我卻不太習慣，也不想習慣。

可能我曾有「看戲十三遍」的紀錄和情結，即使遭「本土派」謾罵，我仍會高呼：擁抱普通話！

百家廊

采拉

午餐過後沒時間午休便到了「蓬萊仙境」。這四個嵌在道觀前院南邊照壁上的字，據說是呂洞賓親筆書寫。其實我們是到供奉道教著名八仙之一呂洞賓的「呂仙祠」參觀。下車時雖然有雨，卻沒阻礙遊興，遊客大門上綠色琉璃照壁，啟功先生題的「邯鄲古觀」匾額高高在上。

中國寺廟道觀大門多朝南，「呂仙祠」大門卻向西。一說是呂仙祠西邊當年靠古御道，道上車水馬龍，行人如鯽，大門朝西便於人們朝拜進香；另一傳說是邯鄲西部有座紫山，常年紫氣縈繞，寺門向西有利道家修煉聚納紫氣。道觀既名「呂仙祠」，供奉的應該是呂洞賓，叫人意外的是當年路過此地的書生盧生，因為做了一個夢，搶走了風頭。我們皆為黃梁夢而來。

盧生是唐傳奇《枕中記》的主角，原名盧英，字粹之。作者沈既濟把唐開元年間，一個屢試屢敗的不得志書生，在邯鄲市北十公里處的客棧，遇見道士呂翁（後人傳說是呂洞賓）的故事寫下來，流傳至今。懷才不遇的盧生向呂翁訴苦，自認命運不濟故屢考不中。言談間客棧主人正準備要煮黃粱，呂翁從行囊裡取出一個兩端有竅的青瓷甕遞給盧生說：「你先睡一覺吧。」盧生發完牢騷，枕上青瓷甕即進入夢鄉。他從青瓷甕的孔竅走進去，竟回到山東老家，娶了貌美如花的妻子崔氏，考中進士。

此後官運亨通，步步高陞，一直做到宰相的職位，生五個兒子，全是高官，媳婦皆高門之女，兒孫滿堂。享盡人生富貴，八十歲命終時，盧生突然醒來，發現自己還睡在客棧裡，周圍一切如故，甚至連客棧主人在炊的黃粱飯也還沒煮熟。盧生因此感悟人生如夢，放下想要追求的功名利祿，跟隨呂翁去求道。

呂洞賓在唐朝把盧生帶去深山求道，一直到明代重修此祠時，負責設計的師父在照壁準備四塊青石板，請來許多書法家題字，卻無一合意。一日突然跑來個叫花子，閒逛至南牆下，順手抄起掃帚，蘸着剩菜湯在青石

板上劃拉開來，監工見狀把他趕跑，之後用清水沖刷，青石板上顯出「蓬萊仙」三個字。呂洞賓正是蓬萊仙呀！結果四塊青石只寫三個字。

清乾隆年間，乾隆皇帝下江南，路過這裡小憩，聽道士講述並看到龍飛鳳舞的「蓬萊仙」後，想了一夜，隔天補個「境」字。導遊指着最後一個字說：「『御筆不如仙筆』，人人都說乾隆雖貴為天子，卻是肉體凡胎，比起前三個字的仙風道骨，『境』字遜色太多了。」

一行人聽說是神仙和皇帝合作的書法，紛紛過來合影。雨還在下，時大時小，撐傘有些不方便，有的景點便忽略了。照相時看見中國原書協主席沈鵬筆法瀟灑的對聯「蓬萊仙境蓬萊客，萬世儒風萬世詩」掛在當年原是道士煉丹的丹房，故稱「丹門」，門上懸着首都師範大學教授歐陽中石題的「澤沛蒼生」匾額，「經過此門者，好運常相伴」。不迷信的人也樂意接受，丹門內一道水堤走向八角亭，兩個水池皆種荷花養鯉魚，遊客緩步流連因為人人都在拍攝，經過八角亭後的午朝門進入「神仙洞府」。在首座大殿享受第一縷香火的是呂洞賓的老師漢鍾離，這座道觀完全體現了中國人尊師重道的精神。呂祖殿就在鍾離殿的後面，門楣橫匾題「孚佑帝君」是元代對呂洞賓的封號，「道院光招蓬萊客，玄門常會洞中仙」對聯告訴遊客這就是呂洞賓的供殿，壁上畫滿呂洞賓的生平事跡。

中軸線上最後一座大殿門兩側的對聯「睡至二三更時凡功名都成幻境；想到一百年後無少長俱是古人」，淺白易懂卻內涵深刻哲理。何雲的畫面卻是濃烈而張揚，畫如其人，在她畫中那些看似誇張的人物形象中，或多或少地隱藏着熱鬧背後安靜的思索。畫展的策展人劉靜可以稱之為「素人策展人」。她的主業是報社編輯，卻在業餘選擇了做一個藝術策展人。在她眼裡，在這個日益喧囂的塵世間，在我們雜亂無章的生活中，總有一處地方能夠不受各種約束，她和她的搭檔能夠在這方寧靜的小天地裡尋回自己的初心，能夠讓整天忙忙碌碌的都市人，有個地方停下來和朋友们一道起起開，望望星。

我的朋友燕子是一家大企業的主管，她需要負責上千人的幾個部門的管理，平日工作的壓力可想而知，她幾次有辭職不幹的念頭，但又捨棄不下公司的高薪和豐厚的福利，便年復一年地堅持着。直到最近，燕子和幾個朋友在離市區不遠的地方租了一塊地，每周末都到地裡去，親手播種、育苗，把一塊荒蕪之地開墾出來，種滿了各種蔬菜，在種植和收穫的過程中把工作的壓力拋到九霄雲外。到了上班的日子，燕子發覺自己經過周末的「素人農婦」生活後，像打過雞血一般又充滿了幹勁。

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正在我的電影拍攝現場，為自己的夢想操勞着，突然想起朱自清在他的文章《說夢》裡寫到的「我是做頭做尾讀美夢的，因為我是素人，而且將永遠是素人」。朱自清認為「素」是和美夢相關的。而當下都市生活的節奏愈來愈快，人們面臨的各種壓力也愈來愈大，甚至連做夢都沒有時間。能夠選擇自己所喜歡的夢在周末去做，把身心放空，讓自己成為一個和工作日無關的輕鬆、自然的「素人」，也不失為生命中的一件妙事。

美夢之鄉

感，遊客連排隊也顧不上，爭先恐後摸摸腳摸肚子，盧生也因為遊客長期撫摸的汗漬而全身光滑亮澤。

一場黃梁美夢叫盧生清醒了他自己，從此明白功名利祿一場空，榮華富貴一場夢。沈既濟的《枕中記》之後，這個夢一而再地被改編和續寫。唐代李公佐的《南柯太守傳》，元代馬致遠的雜劇《黃梁夢》，明代有湯顯祖的《南柯記》和《邯鄲記》，清代蒲松齡的《續黃梁夢》等都是。研究學者認為《枕中記》對經典名著《紅樓夢》產生極深刻的影響。黃梁夢反映出中國儒道兩家的「無為是永恆，出世是正道」的傳統思想，邯鄲就在盧生做夢的地點建了「盧生祠」，然而，傳說歸傳說，故事歸故事，到「盧生祠」來的香客顯然尚未真正領悟寧靜致遠、淡泊名利的人生真諦。金代詩人元好問在《題盧生廟》一詩點出了人性：「死去生來不一身，定知誰妄復誰真，邯鄲今日題詩者，猶是黃梁夢裡人。」

邯鄲元年縣蘇里鄉，因為一篇《黃梁夢》，一九四八年改名黃梁夢鎮。文學的力量又一明證。本來應該是住在黃梁夢鎮的人才算是黃梁夢人，然而，元好問一詩讀來令人忍不住要歎息一問「又有誰不是黃梁夢裡人呢」？

出來時雨漸小，把雨傘收了，才見東側有座「八仙閣」。這裡當年可是八仙相聚小憩的地方呢。北洋軍閥時期，吳佩孚曾在此駐軍，剛毅正直，德行操守和氣節上鶴立雞群，並支持五四學生運動，以四不宣言「不出洋，不住租界，不結交外國人、不舉外債」贏得「愛國將軍」美名的吳佩孚，從他在這兒題「世變滄桑，百眼冷看道上客；塵緣皆夢幻，黃梁熟待枕中人」的對聯，證實他確是北洋體系中罕見的秀才將軍。上車時午休時間已過，卻昏昏欲睡，旅遊巴士搖搖晃晃，本來說路上要唱歌要表演的人也沒有了聲音。巴士上的人心裡還在猶豫：睡，不睡？有點擔心夢醒以後，也許就跟着盧生求道去。

素人生活

因為畫畫是她們的生活中除了攝影、園藝等愛好之外另關的愛好。對於她們來說，畫畫並不是為了出版，或者是為了名氣，而僅僅是在放鬆狀態下愉悅自己的一個愛好，在畫中她們能夠表達、宣洩自己的感情。何鳴的畫面總是一些在路上的人物、動物和風景，就像她的詩一樣，淡淡的筆觸下有着對生活和對遠方的嚮往。何雲的畫面卻是濃烈而張揚，畫如其人，在她畫中那些看似誇張的人物形象中，或多或少地隱藏着熱鬧背後安靜的思索。畫展的策展人劉靜可以稱之為「素人策展人」。她的主業是報社編輯，卻在業餘選擇了做一個藝術策展人。在她眼裡，在這個日益喧囂的塵世間，在我們雜亂無章的生活中，總有一處地方能夠不受各種約束，她和她的搭檔能夠在這方寧靜的小天地裡尋回自己的初心，能夠讓整天忙忙碌碌的都市人，有個地方停下來和朋友们一道起起開，望望星。